

# 静听勃拉姆斯

周小静



勃拉姆斯

己的航道，达到高峰。勃拉姆斯是个另类，在浪漫激流中他转身凝视传统，信任并忠诚于纯音乐语汇。他远离当时盛行的“标题音乐”，恪守传统体裁特性，保持均衡结构和严密逻辑，甚至采用古老的巴洛克复调变奏技术，在情绪上节制而不放纵。勃拉姆斯共享有4部交响曲，后3部都在不长的时间里一气呵成，第一部写作过程却无比艰难。克拉拉见到其第一乐章草稿时，勃拉姆斯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写其他体裁他信心满满，唯独这一曲让他挣扎了近20年。症结在哪里？主题的确立及其发展、情绪的推动、转折及最终目的、曲式谋划、乐章间的对比和统一，这些常规问题在大型作品里当然会难得多，但最难的是面对贝多芬的交响曲丰碑，他痛苦地对朋友说：“我永远无法完成一部交响曲了！你能想象吗，巨人的脚步声会对一个人产生怎样的精神压力！”

的确，勃拉姆斯不仅要继承更要超越。1876年11月，43岁的勃拉姆斯终于将C小调第一交响曲呈现在世人面前。它先在德国小城卡尔斯鲁厄亮相，一个月后奏响在交响曲体裁的诞生地曼海姆，再之后是维也纳、莱比锡、伦敦等音乐文化重镇。这部大作无论从音乐形式还是精神气质上都与德国古典传统一脉相承，热爱他的听众欢呼：贝多芬后继有人了！关于未乐章主题与贝多芬《欢乐颂》相似的质疑，勃拉姆斯并不回避。这的确不重要，作品之隽永在于经得起聆赏和推敲的完美形式。这部乐章表达了一种崇高情怀，与此同时，它又因自由的调性运用、灵动的主题变形、温暖如歌的旋律、飘逸的乐思涌动，特别是具有贝多芬交响曲里不可能听到的迷惘、犹疑和隐忍而显现出浪漫气质。

紧跟第一交响曲首演之后的第二交响曲，作曲家只用几个月就完成了。这部被人称作“田园”的交响曲音响明丽、发展从容自然，虽然寂寂和忧伤仍如影随形。后两部交响曲写于勃拉姆斯50岁以后，第三交响曲粗犷雄浑，悲壮孤傲；第四交响曲则因未乐章采用了巴洛克时期的恰空，即固定低音变奏形式，显得古雅严正。

如今看来，当年的音乐美学论战使很多人说了过头的话。其实他们的音乐和理论各有价值，甚至殊途同归，共同构建起了让世人流连忘返的声音殿堂。勃拉姆斯的4部交响曲早已被公认为欧洲音乐史上的扛鼎之作，更是无数爱乐人的心中珍宝，舒曼早已说过，“胜利的桂冠一定在等待他。”

如果对勃拉姆斯的印象只限于交响曲，就流于片面了。我们只能从不同体裁感受作曲家性格的多样化，例如情绪瞬间转换甚至略带神经质的钢琴独奏曲，华丽优美的协奏曲，设计精巧的室内乐，以及质朴如民谣或细腻深沉的艺术歌曲……你可能前一刹那还在他深邃复杂的乐思中迷路，后一刻便被他吉普赛风格的舞曲裹挟，他既可严肃得拒人千里之外，也可亲切宛如老亲。

而无论千变万化，悲剧情怀仍是勃拉姆斯音乐的底色，那种难以摆脱的阴霾和迷惘甚至成为一些人远离他音乐的理由。勃拉姆斯的生命主题就是孤独。除了亲爱的克拉拉，他也有过数位心仪的异性朋友，但最终还是执拗地选择了单身，一如对古典传统的忠诚。1896年5月，他听到了克拉拉的死讯，慌乱中竟然坐错了火车，在路上狂奔两天后终于在下葬时刻赶到，亲手撒下一抔告别的黄土。

第二年春天，1897年4月，勃拉姆斯也合上了双眼。正如雷姆克作词、勃拉姆斯谱曲的《林中恬静》中所吟唱的：

我在你足旁坐下，安享林中恬静  
微风轻拂，思绪穿过树梢。  
静默着，我把头沉入你怀中，  
微微颤抖的手环抱你的双膝。  
夕阳西下，残霞满天，  
远处夜莺歌声婉转。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zgjk@163.com  
版式设计、人物素描：蔡华伟

# 从火车站到博物馆

翟毅



艺术作品更为内在的精神品格。《巴尔扎克像》原本为法国作家协会向罗丹定制，但是对方因不能接受伟大的文学家以身裹浴袍的不羁形象呈现而拒不接受最终成品。雕塑着重刻画了人物凌乱的头发与硕大的头颅，与粗犷近乎写意的躯干线条形成鲜明对比，将一位饱智慧的文坛巨匠深陷创作激情、全然忘我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 绘画作品流派多样

除雕塑以外，奥赛博物馆还收藏了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油画、工艺品、照片影像、速写草稿以及建筑模型图纸等文物，几乎涵盖了这一时期艺术门类的方方面面。一层中央大厅两侧，散布着24个由候车厅改建的画廊展厅，按艺术风格整合布置。在这里可以切实感受到19世纪法国美术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再到早期印象派的流派发展。安格尔1856年完成的《泉》是奥赛博物馆收藏的年代最早的藏品之一，堪称古典主义“理想美”和永恒自然美的结合典范。精准的线条勾勒出完整复刻了古典人物雕塑的平面效果，既保留了一个恬静、纯真的少女的真实感，又展现了近乎完美的神圣气息。

一层展示的还有同时期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库尔贝的数幅巨作。他坚决反对浪漫主义的虚无缥缈。在长达近6米的鸿篇巨作《画室》中，库尔贝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23个等身人物分别代表“庸俗的现实生活”与“艺术圈”两个世界，而画家本人则位于画面中央的画板前，在真理女神的陪伴下审视二者。这幅作品表达了画家揭露现实的强烈社会使命感，它所传达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因素



图①：奥赛博物馆中央大厅。影像中国  
图②：雕塑《14岁的小舞者》。资料图片  
图③：奥赛博物馆。影像中国

漫步在索弗尔里诺桥上，向南眺望，奥赛博物馆坐落岸边。建筑东西两个硕大的圆形表盘像两只好奇的眼睛张望着塞纳河上过往的船只。表盘下的石刻字“巴黎—奥尔良”则透露了奥赛博物馆作为火车站的前身。为了迎接1900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召开，修建一座直通首都腹地的火车站及配套宾馆迫在眉睫。卓越的法国学院派建筑师维克多·拉卢挑起大梁，以自己擅长的钢架结构为新火车站设计了宽40米、高32米、长138米的玻璃顶棚站台大厅；为了与对岸的卢浮宫遥相呼应，钢架之外还加套了一层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白色石立面。

但是，由于站台设计得太短，不能满足快速提升的火车运力，奥赛火车站于20世纪70年代关闭，一度面临被拆除的危险。最终，这座火车站及其配套宾馆被改建为专门收藏19至20世纪艺术品的博物馆，建筑本身也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火车站与宾馆打通，原有的站台大厅得以保留，南北两侧候车厅改为上下两层的画廊，并在塞纳河一侧的候车大厅上部加盖一层阁楼。经历了一系列博物馆功能化改造，奥赛博物馆以全新的面貌于1986年12月向公众开放。

## 雕塑作品手法丰富

走进奥赛博物馆，穿过西侧的观众接待大厅，逐级而下，明亮宽敞的中央大厅映入眼帘——顶拱覆盖玻璃天窗，四周环绕淡绿色钢架以及镶嵌其间吸音材质平棋格花饰，20世纪初工业化的建筑风格与古典主义的装饰融为一体。充足的自然采光，宽敞高大的空间，成为展示雕塑作品的最佳殿堂。大厅东高西低，1850—1880年间的法国雕塑作品分成单元，错落有致地陈设在逐层升高的平台上。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一系列巨大社会变革的法国雕塑家们摆脱了王室贵族的束缚，逐渐成为引导艺术风尚的真正主人。他们竭力对抗着保守的学院派，自由汲取着包括中世纪艺术在内的多种风格表现手法，选择从但丁到莎士比亚的各类文学题材，尽力表达心中强烈的情感波涛。

以法国浪漫主义雕塑家让-巴蒂斯特·卡尔波为例，中央大厅陈列着其《乌戈利诺及其子孙》《花神的凯旋》《舞蹈》等一系列代表作品。转向中央大厅两侧延伸出的二层平台，这里陈列着创作于1900年前后、尺寸较小的雕塑作品。其中深受卡尔波影响的著名现代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作品不在少数，例如石膏版《地狱之门》《散步的人》《雨果胸像》《巴尔扎克像》等。罗丹坚信“艺术即感情”，从浪漫主义风格更进一步，善于从残破中发掘美与力量，不拘泥于风格手法，强调发掘艺



# 特拉维夫的旧书店

吴洋

波拉克书店是我在特拉维夫遇到的第一家旧书店。那是一个周五的中午，我经过乔治王大街，一眼就看到了它。特拉维夫有“白城”之称，街道建筑大多为白色或米黄色，波拉克书店暗红色的幌子和遮阳棚，以及门前摆放的绿色展书台在黄白色的街道背景下颇为显眼，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走上前仔细打量，书店三面墙都是顶天的书架，门口的玻璃橱窗中陈列着大画册，展台上插满旧书，一位老人坐在正对门口的写字台后面。正当我在门口拿起一本书时，忽然走出一位中年人，他说：“对不起，我们两点关门，请下次再来吧。”说完便开始收拾上锁。我抬头看看天上高高的太阳，再看看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些莫名其妙。店里那位老兄见我不明就里，走过来指着门上的牌子说：“你看，我们两点关门，请你下周再来吧。”从卡梅尔市场返回的路上，太阳将要落山，原本嘈杂的大街变得寂静无人，四周线条清晰的包豪斯建筑越发显得简洁冷清。我终于体会到安息日的气氛，但是下午两点就关门的书店依然令我有些费解。

第二次去波拉克书店，我起得很早，终于得见真容。20平方米的门脸房摆满了关于中东地区历史的书籍，还有大量德语和希伯来语旧书，后面有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存放着考古

学、艺术史、文学和哲学类书籍。房间中央是一张工作台，老板在那里对残破旧书进行检查和修补，旁边一道小门连通书房。

我请老板帮忙寻找有关中国的旧书，他从书库中拿来了我们的第一笔交易。他把找出的一摞中文旧书放在工作台上，任我翻阅。我打开来看，原来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国际书店经营的故宫《宋画十幅》一套、荣宝斋《笈谱八种》两套，还有一套当时印制的敦煌壁画和一本河北蔚县剪纸集。我跟老板一边解释这些画册的内容，一边询价。他指着画册说太美了，我也不忍心让那些宋画和笈谱沉埋异国故纸堆，便就此成交。

老板做了两杯咖啡，又倒了两杯冰镇苏打水招待我。在聊天中得知，波拉克家族从1899年经营这家书店，至今已第三代，之前通知我打烊的中年人是他的儿子，也将成为第四代店主。他们从德国来到以色列，德语古旧书是其主营项目之一。相隔大约50米，他的妻子经营着波拉克古代地图书店，主要售卖古代地图、版画和成套的珍品古籍。说到这里，老人如同博学的教授，又似威严的族长。从此以后，我成了常客，每次我们都会端着咖啡和苏打水聊上半天，他向我推荐各种有趣的旧书，引我走入另一个世界维度。就这样，波拉克

书店成了我的“淘书咖啡馆”。

有一次，老板向我推荐一本德语书：“这本书叫《中国神话故事集》，负责故事和插图的两位作者都很有名……”我虽然不懂德语，但翻开书后看到精美、带有东方色彩的西式水粉画，又大致辨认出“唐明皇”“李太白”等名字后，决定将它买下。回家仔细研究，才发现这本书的插图作者是著名的犹太艺术家玛丽埃特·丽迪斯。1921年，丽迪斯创作了20幅以中国形象为主题的水粉画，并辗转找到匈牙利籍犹太人、作家贝拉·巴拉兹，请他创作了16篇中国神话故事，与水粉画一同出版。巴拉兹是歌剧《蓝胡子》的剧本创作者，常用神话表现对人性的深刻思考，西方学者认为这16篇中国神话故事体现了作者对中国道家思想的理解。我买到的这一部，正是1922年的第一版。能与这本书结缘，因为我来自中国，老板是犹太人，而我则来自中国，就这样，我们在特拉维夫相遇，旧书带给人的感动真是难以想象。如果有一天，这本书能够翻译成中文出版，我会寄一本给波拉克的老板。

除波拉克旧书店外，哈勃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淘书酒吧”。它位于艾伦比大街，门面十分不起眼，夏天时书店的招牌甚至会被门口的绿植牢牢遮住，

则为马奈、塞尚等画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更多印象派、新印象派以及后印象派的作品被珍藏于奥赛博物馆的6层阁楼上。登上东北侧角楼，光线骤然黯淡，转过拐角，巨大的表盘圆窗吸引了所有的视线——由此远眺塞纳河北岸，杜伊勒里花园尽收眼底，远处蒙马特高地和圣心大教堂清晰可见。时针分针的交错让人产生时间逆流的错觉，恍惚间仿佛目睹了巴黎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德加、莫奈、雷诺阿、修拉、高更、梵高、西涅克……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想到他们的精彩佳作聚集于此，不由为之振奋。阁楼层展厅的深色壁纸则增加了密室藏珍的神秘感，令人不由按捺心情，屏息凝神专注于欣赏。

1874年，一个由30位“无名”画家、雕塑家、版画家举办的展览在巴黎引起了轰动。这些被学院沙龙拒绝的艺术家反借艺术评论的讽刺以“印象派”自称。其作品旨在捕捉光影变化下转瞬即逝的真实，与古典主义对“永恒美”的追求背道而驰，却继承了浪漫主义对光的研究和现实主义对真实的表现。莫奈《夜晚的睡莲》以简练的笔触点缀出幽暗池塘中的朵朵睡莲，以无形化有形，定睛观看便可从深邃的暗影中捕捉到更多细节，犹如临渊观鱼之感。德加以芭蕾舞演员为题材的绘画闻名遐迩，但是这里展出了一位“立体”的《14岁的小舞者》。原雕塑是德加以蜂蜡制成，他去世后由铸造师艾波拉德以青铜铸像，但是蓬蓬裙部分依然保留了原雕塑的创意——使用真实布料制作。

至今，奥赛博物馆已经收藏了从1848至1914年间的8万多件艺术珍品。从巨幅油画到精巧的建筑模型，从质朴的黏土雕塑到晶莹剔透的玻璃花瓶，从老火车站墙上的挂钟到放映室的无声电影，每件作品都令人驻足，参观完毕便将整个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艺术史浓缩其中。

建筑本身就是结合了古典优雅与工业化实用的典范；博物馆收藏的各类艺术品也尽显这一时期应接不暇的风格更替。各种看似针锋相对、风格迥异的艺术流派，仔细琢磨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与延续。艺术便是这样蜿蜒流淌着从近代走到现代。奥赛博物馆则是一艘华丽的船，承载着这一段短暂而又丰富绚丽的艺术历程。

但老板似乎从未操心过这些。从入口处进去，小庭院两边的旧书架摆满了希伯来语旧书，书架前支着桌子，音响大声放着歌，几个人用更大的嗓门边喝酒边争论问题。我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其中一个戴帽子的人对我说：“书店的门在那里！”

进入书店才发现，里面真不小。店主把几间房子打通，摆满书架塞上书，书架与书架间便只容一个人站立看书。整个书店似乎没有员工，我只好自己摸索。这里的书以英文旧书为主，每本书上标有英文字母，每个英文字母对应不同的价位，价格亲民。我搜罗了一本西奈半岛的考古著作和一本鲁拜诗集准备结账时，那位戴着帽子的人踱过来，一边接过书，一边说“感谢惠顾”，原来他就是老板。我能闻到他嘴里的威士忌味，不过他的头脑依然清醒，账算得一分不差。哈勃书店的营业时间远远超过波拉克书店，我在这里消磨了更多时间。

店主的性格影响了书店风格，哈勃书店的随性散漫与波拉克书店的严肃古板对比强烈，在不同风格的书店淘书也会收获不同的惊喜与感动。我曾经在特拉维夫大学附近买到1900年版的《草叶集》，在拉宾广场对面遇见日本当作外交礼品使用的浮世绘，在艾伦比大街的书摊上发现希伯来语版的列宁选集……特拉维夫并不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却拥有数量可观、风格各异的旧书店，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对本民族著作和中东地区历史书籍的搜集相当全面。旧书店如同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在那里，你能学到很多，这些知识不只是他人的历史，也与我们自己的过去有关。